

永远的“突击队长”

——感悟老英雄潘发科的奋斗情怀

■王延升



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

那是一名战士成长为副排长，几次荣立三等功。

时间接近午夜，医院手术室依旧灯火通明，走廊中，院子里依然人头攒动。“老书记累倒在工地上，正在抢救！”一条消息在新疆阿克苏地区人民医院广大职工中不脛而走，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医院，久久不愿离去。

1年前，医院原党委书记潘发科从地区卫生处领导岗位退休。工作了大半辈子，他本想颐养天年，可人民医院计划为职工修建宿舍楼，需要一名懂建筑、会管理、有责任心的人来负责，大家很自然地想到这位老领导。潘发科没有推辞，挑起了这副重担。不论严寒还是酷暑，他都像在在职时那样提前上班、推迟下班，奔波在施工现场。1年过去，职工宿舍楼可以交付使用了。就在此时，长时间超负荷工作的潘发科突然消化道大出血，倒在了工地上。

手术从上午10点进行到午夜，情况依然不乐观。在昏迷了72小时后，先后3次被报病危后，潘发科奇迹般地醒了过来。大家看望他时都说：“好险啊！差一点再也见不上了。”

潘发科却微微一笑：“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这一生早就交给了组织。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不会轻易就走的。”

面对生死考验，这位曾在西藏剿匪、在边境打过仗，还参加过兰新铁路、哈密钢铁厂和天山独库公路等重大工程建设的突击队长，一向都是如此从容。如今谈及往事，身姿挺拔的他声音洪亮，思路清晰，丝毫不见是一名脏腑不全、至今仍与病魔顽强搏斗的伤残军人。

攻坚

潘发科出生在甘肃省民勤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54年，在内蒙古一家国营盐场当捞盐工的潘发科因工作勤恳认真，被曾是一名老八路的盐场场长认为是块当兵的“好料”，推荐他参军入伍。来到前身是359旅718团的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后，潘发科被分到一营三连五班。在部队这所大学校，他跟着班长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不管做什么事，这个吃苦长大的青年身上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经过半年脱盲学习，潘发科就可以给家里写信。不到1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伍3年，他就

心里别提有多舒畅。

在另一场战斗中，潘发科的左腿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他竟毫无察觉。战斗结束后，流出的鲜血结了冰，伤口才被其他同志发现。经检查，潘发科左腿粉碎性骨折，双下肢严重冻伤。

在整场边境作战中，潘发科作战勇敢，指挥得当，在其他连队久攻不下时，时任团长高焕昌直接打电话命令：“让潘发科带着他的突击队上来！”在潘发科影响下，九连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作战，近三分之一的干部战士立功受奖，战士王志殿用身体顶住爆破筒炸毁暗堡，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从一名战士成长为副排长，几次荣立三等功。

1958年7月，部队奉命去大河沿修建兰新铁路。在为国庆献礼的“三十里风口”大会战中，已是代理排长的潘发科被任命为突击队长，带着三连二排吃住在最艰苦的“风口”工地。大风刮跑了帐篷，他们就“天当帐篷地当床”，饿了啃几口干粮，困了就打个盹儿。大战15天后，突击队以每人每天50立方沙土的工作量，提前20天完成任务，队长潘发科荣立二等功。任务结束后，军区又命令部队直接到哈密钢铁厂参加炼钢炉基座的修建。在这里，潘发科带领突击队学会了各种爆破技术，为后来参建独库公路打下基础。

1960年，潘发科带着全排战士垦荒种地获得大丰收，团里又给他记三等功1次。

冲锋

在近30年军旅生涯中，潘发科的“突击”身影，不只出现在国防建设的工地上。

1961年，潘发科在西藏剿匪时腹部被手榴弹炸伤，但他轻伤不下火线，再次荣立三等功。

1962年，边陲阴云密布，调任三营九连副连长的潘发科奉命和全连指战员一起奔赴战场。战前，潘发科再次被任命为突击队长。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他交回了配发的手枪，领回一支冲锋枪，背了8个弹夹和4颗手榴弹，带着突击队员义无反顾冲向前沿阵地，准备与敌人殊死一搏。

那场战斗是西线首战，上级指示一定要“首战必胜！一战撼敌！”战斗打响后，端着冲锋枪的潘发科带领突击队员向预定目标扑了上去。快到山下时，他们被敌人强大的火力压制得不能动弹。潘发科环顾四周，敌人据守的山头易守难攻，正面攻击绝非易事。

“必须拿下山头！”他把红旗插在后腰，绕到山后悬崖下想爬上去，可脚上的毛皮鞋又重又滑。情急之下，他蹬掉毛皮鞋，光脚攀着崖壁艰难爬到山顶，一声大吼将枪口对准敌人，顿时让敌人的重机枪成了“哑巴”。

潘发科把红旗插到碉堡上，此时才觉得双脚冻得生疼。可看到红旗迎风飘扬，在皑皑白雪映衬下鲜艳夺目，他

下山休息，战士们怎么办？营里其他干部怎么办？”

5年时间里，身高一米八的潘发科，体重由上山时的180多斤减到下山时只剩120斤。他的头部曾被飞石砸伤缝了7针，团长、政委要拉他去住院，他却一口回绝：“这点小伤就去住院，那不在战场当逃兵一样吗？”头上裹着绷带的潘发科，仍然到工地现场指挥施工。

有一天，爆破任务完成天已擦黑，又下着大雪，回营下山时路滑得没法走，潘发科就坐在地上往下滑，被团里值班人员看见，他们开玩笑说二营营长是“坐滑梯下山”，在团里一时传为佳话。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1982年，潘发科依依不舍地离开军营。组织上没有忘记这个屡立战功的老英雄，在乌鲁木齐给他联系了两个正处级领导岗位任他挑选，他却选择在驻地附近一家医院工作。他发扬部队优良作风，扑下身子以身作则，与全院职工打成一片，赢得大家一致赞誉。4年后，他成为该院党委书记。

如今，潘发科已是87岁高龄，日子过得勤俭。可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和老伴儿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积蓄捐了出去。尽管疾病缠身，他仍不遗余力发挥余热，经常受邀到机关、街道、学校作爱国主义报告。

“我的口号就是‘活着干，死了算！’”潘发科用6个字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也用一生践行着这句话。

（制图：鹿 硕）



「单骑」入朝的老铁道兵

■胡明生 乔振友 赵建龙

后的第一句话是：“我没事，我要归队。”这场劫难没能阻止姜明山奔赴前线的脚步。此次“单骑”入朝，他早已做好“光荣”的准备。

几经辗转，姜明山找到自己的部队。他原想回老连队去一线抢修铁路桥梁，因为他是个老铁道兵，熟悉修桥筑路的每一个环节。然而，他住院期间，连队已经配备了新的干部，他只能接受组织的安排，成为铁道兵二师政治部组织科干事，负责总结宣传战斗一线先进集体和英雄人物的事迹。

姜明山很快进入工作状态，实地调查抢修进度，总结战斗经验，了解英雄事迹。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都在一线，全师各个抢修现场、各个班排连营驻地，都是他的“战斗”岗位。

“四班战士申怀志遭轰炸埋在土里，被战友挖出来后的第一句话是‘火车通了吗’。一位姓楚的指导员一条腿被炸没了，还坚持战斗……”

姜明山讲述着自己耳闻目睹的英雄故事，眼里闪着泪光。他将这些感人事迹刊发在部队战报上，激励兵心士气。

战火无情。虽然每天都会听到战友牺牲的噩耗，但“登高英雄”杨连第的牺牲，还是让姜明山好些天缓不过劲儿来。姜明山和杨连第曾是一个师的战友，姜明山在线路团，杨连第在桥梁团。姜明山对这位老战友非常敬佩，为向全师官兵宣传杨连第的英雄事迹，他多次到清川江大桥抢修现场采访，经他采写的杨连第事迹陆续刊登在战报上，在全师掀起学习杨连第的热潮。

姜明山自己也数不清到底采访过多少战友。“那些战士是那样年轻，却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他们向世人证明，血肉之躯也能修筑起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1952年秋，身体有恙的姜明山被师首长命令回国治疗。1953年，姜明山转业后被选调到新中国“一五”计划重点工程之一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筹备组，负责到全国各地选调人才。因工作出色，他又先后被调到长春市重工业局、长春市陶瓷厂、长春市第一轻工业局等多个单位担任领导职务，每一次都是临危受命，用军人的作风与担当成为名副其实的“救火队长”。

1985年，55岁的姜明山赶上国家干部制度改革。作为长春市一轻局基建处书记，姜明山仍在部队接到命令时那样，服从大局，提前离休。

采访姜明山时，他住在长春市一栋老居民宅。即便这套不到60平方米的老房子，也是他妻子的单位当年自己名下的房产，“有个地方住就行了，想想我那些牺牲的战友，我还有什么要求？”

军旅生涯和战争经历是姜明山自认为人生最大的财富。他给女儿取名叫姜兵，儿子叫姜卫，都很有军味。儿女们说，父亲除了对他们要求严格外，没有给他们哪怕一丁点儿工作上的照顾。父亲任灯泡厂厂长，他们家没用过一个免费灯泡。父亲任陶瓷厂厂长，他们家都是去商店买碗碟。女婿杨福元说，上世纪80年代，他家的电视机坏了需要维修，当时女儿提议爸爸上班时用他的专车顺路捎到修理部，却被姜明山一口回绝，“公家的便宜咱们一分一毫都不能占。”最后，他们一家四口用一床棉被把电视机包起来抬到了修理部。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姜明山还有什么心愿。这位老兵郑重地说：“我想去烈士陵园祭拜战友，告诉他们，祖国富强了，人民幸福了，你们可以安息了！”

姜明山近照。新华社记者 许畅摄

乡亲随叫随到的“120”

■闫占廷 高会鹏

老兵新貌

一个人，一个药箱，一座村庄，干干就是40余年。这位须发斑白的老村医，就是河南省宁陵县华堡镇路小楼村卫生所的路传福。他恪守医者仁心，扎根乡村，守护着村民的健康。

1977年，路传福从部队卫生员岗位复员回到家乡路小楼村，一座位于豫东平

原上偏僻又贫困的小村庄。路传福刚回村时，恰逢村里一些儿童身患疟疾，哭闹不止，大人们则愁眉不展。危急时刻，路传福利用在部队学到的医学知识，想尽办法找到药品为孩子们诊治。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在全村人的一致请求下，路传福成为村卫生员，在村里办起卫生所，服务乡邻，甚至惠及方圆10多个村庄。在乡亲们看来，路传福背着医药箱穿梭在村落间的身影，就是让他们安心的一道风景。

为了不延误病人救治时间，路传福多年来坚持和衣而眠。有时为了出一个急诊，他在寒风刺骨的冬夜跑出一头大汗，被大家称为路小楼村随叫随到的“120”。他乐善好施，免收家境困难病人的医疗费，对于一时拿不出医药费的乡邻，则通过记账的方式缓收药费。“有些欠账的人家实在困难，后来就把欠账免掉了。”路传福笑着说。

路传福刚开始行医的那几年，乡镇领导了解到他是退役军人，素质高又能

写会画杆子好，多次邀请他出村工作，一次是到乡卫生院当医生，一次是进机关工作，最后一次机会是到乡里的小学去教书。全村人也都盼着心善的路传福能有个体面的好工作，可路传福一看到村里前来诊治的大人孩子，看着他们不舍的眼神，心就软了，最后还是没有离开。

“既然决心留下来继续行医，就得认准了扎下根儿。”40多年来，路传福守护着一代又一代乡邻。路小楼村变富了、变美了，而他还是那个一心惦念乡亲健康、也被乡亲们感恩在心的“路医生”。

如今，年过七旬的路传福把村医的担子交给了儿子，嘱咐他说：“俺这辈子不出村，就为乡邻做了这一件事。你以后也要脚踏实地，服务好乡亲们。”

陆军深化建立区域性军地协作机制推动退役军人移交安置

联手拓宽“后路” 解难激发“后劲”

■李秀伟 王建鹏 吴金明

离队报到“一站式”服务、退休“即申即交”快速办理、伤病残“一人一策”个性化移交……近年来，陆军区分方向、覆盖全国探索建立区域性军地协作机制，与各省（区、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共同签署移交安置工作协议，一批创新性移交模式得到固化推广，有效破解移交安置难题。

部队移交“出口”如何精准对接地方接收“入口”？今年移交安置工作开展期间，陆军在全国成立31个移交组，设立110名移交安置联络员，日常在省军区转业办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合署办公，全程协助做好陆军退役人员移交安置的档案审查、安置去向审定等工作，积极构建部队、移交联络员与省军区、地方党委政府

“四位一体”协作体系。翻开南部战区陆军、西部战区陆军与地方签署的《移交安置工作军地协作办法》备忘录，联合办公、协商会商、信息发布等举措暖心贴心，每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重要情况及时通报等已成为“固定动作”。“现在在军地无缝对接比以前更精准、更便捷了。”地方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退役军工作如何服务备战打仗？在北京、福州、成都多地召开的军地调研座谈会上，针对一些重难点问题，部队提出的优化考核赋分细则等意见被有关部门研究细化。在伤病残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座谈会上，“用好特殊

关爱政策”“建好收治休养机构”等4条建议引起现场共鸣，“服务退役军人就是服务战斗力”成为大家的共识。

直通车、双向选择和积分选岗如何实施？自主择业创业有何扶持政策？在南京、杭州、西安等安置人数相对集中的城市，陆军联合地方开展10多场“送政策进军营”活动，在宣讲安置形势、解读安置政策中拉直问号，消除顾虑。某陆航旅转业干部张江现场听了江苏退役军人事务厅有关工作人员宣讲后，感到对未来职业规划有很大帮助，也看到了地方积极协调提供安置岗位的鲜明态度。

“没想到效率这么高！”自主择业干

部张家熙在北京市离队报到“一站式”服务办公现场，仅用1个小时就办完了开具落户介绍信、预备役登记等手续。针对转业干部数量多、安置报到手续环节多等情况，陆军联合地方相关部门研究探索快捷模式，既加载“数据链”做好网上填报、审核，又协调人社、公安、人武部等多部门联合现场办公，力争让转业干部“最多跑一次”。

合力排忧解难，把好事办出满意度。陆军把回应基层所需所盼作为军地协作重要内容，固化暖心服务举措。移交安置联络员把计划分配安置的转业干部按所学专业、现职岗位、个人特长等分类造册、筛选比较，为“直通车”岗位精准推荐人才提供依据。北部战区陆军会同地方推开“优秀部队士官进班子”、军转安置“五个纳入”等做法，安置满意度稳步提升。去年以来，陆军联合地方举办多场自主择业干部和退役士兵专场招聘会、转业干部适应性培训会和安置选岗通气会，妥善办好转业干部家属工作随调，走访慰问34名患病住院转业干部，切实把组织的温暖送到退役军人心坎上。



大地春常在·英雄赞歌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